

玄
至尊白金版

《大唐双龙传》
卷终的小女孩明空，
六十年后登临大宝，睥睨天下，
新一代邪帝龙鹰崛起武林，邪帝、
女帝由此展开长达数十年的争斗

全球华人武侠盛宴
武侠宗师黄易蛰伏多年后，
重出江湖的巅峰之作！

超越《大唐双龙传》，
另一部武侠经典

日月当空

日月当空 武动乾坤

黄



◎作品
叁

明空

日月当空 武动乾坤

黄易
◎作品叁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月当空(至尊白金版)叁 / 黄易著. --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3.06

ISBN 978-7-5438-9107-4

I. ①日… II. ①黄…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02741号

日月当空(至尊白金版)叁

著 者 黄 易

出 版 人 谢清风

策 划 人 周 政

策划编辑 熊 嵩

执行策划 王雄成 杨翔森

责任编辑 夏新军

装帧设计 彭意明

出版发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06月第1版

2013年0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3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38-9107-4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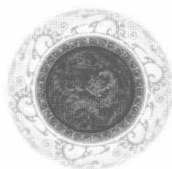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目录

第1章	拱桥激战	001
第2章	噩耗传来	009
第3章	形势逆转	018
第4章	夜访禅院	027
第5章	大闹禅院	035
第6章	举城皆知	044
第7章	天威难测	052
第8章	僧王战书	060
第9章	星夜游宴	068
第10章	奇功破敌	076
第11章	四蹄踏雪	085
第12章	活的兵书	094
第13章	神兵利器	102
第14章	美丽误会	111
第15章	战场初哥	119
第16章	佳人有约	127
第17章	家常小菜	135
第18章	敌情第一	143

目录

第36章	第35章	第34章	第33章	第32章	第31章	第30章	第29章	第28章	第27章	第26章	第25章	第24章	第23章	第22章	第21章	第20章	第19章
奇难杂症	动程北上	未来天子	秘密协议	代驾出征	万毒宝典	尔虞我诈	龟兹美女	主婢情深	蛊惑邪帝	安全保障	脱胎换骨	夜探八方	百变神盾	邪帝枪君	奇兵之计	梁王府宴	国色天香
.....																	
292	284	275	267	259	251	243	235	226	218	210	201	193	184	176	168	160	152



第1章 拱桥激战



这一刻，龙鹰最感激的是丹清子。

丹清子打法明的一掌，肯定伤他很重，至今仍未复元。丹清子在道门的地位，等若师妃暄之于佛门，纵然武功比不上师妃暄，也所差无几，所以法明虽然夺得《无上智经》，付出的却是沉重的代价。

那晚他面对武曌，谦卑顺从，皆因负伤而不敢动手，掩饰得不露破绽，成功瞒过武曌和他。但如今要拦截他，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故能成功先一步藏身拱桥另一边，待他踏进陷阱，因而牵动内伤，现出不应有的破绽，虽只刹那的事，足令龙鹰生出感应。

在桥上警觉和在桥外被截才晓得，是生和死的分别。因着魔种神通广大的奇异性，这条长不过百丈，宽只丈半的石拱桥，正是他的救命灵符。

龙鹰想到如能逃生，立将法明受伤的事禀上武曌，那武曌会立即杀上净念禅院，取法明之命。问题在鸟尽弓藏，没有法明，会大大削减自己对武曌的利用价值，所以若他够聪明的话，法明伸长脖子任他斩首，他也绝不可这般去做。

法明现身拱桥另一端，不见如何动作，已来至他身前丈许处立定，锐目像两支利箭般瞄准他，合十道：“无漏智性，本自具足，本来清静，不假修行。是佛是魔，何来差异？邪帝你由道入魔，法明由魔入佛，道似殊而实同归。迷来经累劫，悟则刹那间。只要邪帝你能从武曌不存善意的怀柔梦中苏醒过来，直指正谛，法明愿全力助你取武曌而代之，魔门将从此真正的统一天下和江湖，不像武曌般每天仍要为如何延续她的武氏皇朝而烦恼。”

龙鹰从容道：“如果僧王确有此意，就不会以伏击突袭来招呼我，现在说这么多废话，不外拖延时间能召来四大护法弟子，完成合围之势。哼！一山不能藏二虎，我是邪帝，你是另一个邪王，端木菱更只得一个，我们还有合作的余地吗？”

法明叹息道：“道树开花，禅林果出。万古长空，一朝风月。邪帝看得透彻，但有一件事邪帝仍看不到，待本僧王来点醒你，你是生不逢时。”

龙鹰积蓄至顶峰的魔气，透指激射，直攻法明，动作一气呵成，倏忽间完成了前飙、举手、戳指、锁定等变化。只要能将法明留下，他可放手狂攻，加深他的旧创伤，延长他的复元期。

法明现出庄严宝相，完全是一副得道高僧的神采风范，两肩左摇右摆，生出正反两股力道，硬生生扯碎龙鹰死锁他的气劲场。

龙鹰已尽量高估他，只没预计到法明比他想像的更厉害。

龙鹰晓得再难阻他退走，尽最后人事，指攻原式不变，底下则随前冲之势，飞起一脚踢他小腹，教他应接不暇。

法明晋入了他没法掌握，似禅非禅，似魔非魔的奇异境界，双目垂帘内守，一掌下封，另一掌仍竖胸前，颤动摇摆，其速度之疾快，使人生出七、八个掌影的错觉，精妙如神，封死龙鹰指攻所有可能的变化。

至此，龙鹰方明白丹清子能打他一掌，是如何难能可贵。明白五大高僧为何没法奈他何，且困不住他，还要一一于百天内圆寂。以武曩的盖世魔功，也不愿和他动手见真章。

龙鹰指尖命中重重掌影里的真主，高度集中的魔劲竟如泥牛入海，消失得无影无踪，被他卸往两边去，如此掌法，虽仍及不上“彼岸剑诀”的精微，却是异曲同工，所差无几。

“砰！”

法明往下按的一掌，结结实实和龙鹰的一脚硬拼一记。龙鹰全身剧震，气血翻腾，法明只是皱起眉头，显然功底比龙鹰深厚不止一筹。

龙鹰心叫糟糕，凭魔种的特异，于收指的刹那间，压下翻腾的气血，重整阵脚，法明已将竖直的手掌，往手背方向侧倾，就那么埋肘推过来，掌缘随脚踏的奇异步法，如影随形的往龙鹰咽喉切来。

龙鹰感到法明的手掌不住扩大，变得充天塞地，知是一种厉害的禅法，至乎是他魔佛合一的自创奇功。

不过他处于魔极级的道心，却一点不受眼所见异象的迷惑。收脚移退半步，

哈哈一笑道：“不碎金刚，果然不同凡响。”

法明想不到他际此近身火并的紧张形势下，仍能从容说话，双目现出惊异神色，也一时猜不到他如何应付自己的“魔佛十式”。此十式灵感来自唐初开国时的道门大宗师宁道奇的“散手八卦”，亦是法明向此武道巨人的致敬。第一式名“魔由心生”，可以任何手法施展，最厉害的是直指对手本心，令其错觉丛生，生出无法逃避的惊悚，接着的九式连绵而出。试问能挡格他第一式者，天下已没多少个人，纵挡得过，也将被迫落在守势下风，如何可捱得过他一招比一招厉害，融合禅法和魔功的可怕招数？

当日大战五僧，法明就是凭此十式，硬将五僧从主动上风，压得有力难施，令他可安然脱身。

现在一上场便以此十式招呼龙鹰，可知他对这邪帝是何等重视，不敢掉以轻心。

倏地龙鹰拔身腾升，两脚连环踢出，拿捏的时间和角度精准得匪夷所思，以法明之能，亦没法变招应付。

“砰！砰！”两声，劲气爆破。龙鹰两脚先后踢中法明腕底的位置。

法明长笑道：“不愧邪帝，领教啦！”往桥的另一端脚不沾地的后飘，两道人影在左右与他擦身而过，往龙鹰杀过来。

龙鹰足点地面，暗叫厉害，难怪武曩说自己想杀他仍是力有未逮。只看他要退便退，自己竟缠不着他，可知法明高明至何等程度。如果他没有负伤，只他便可紧缠自己不放，加上四大弟子，明年今日肯定是自己的忌辰。

不过龙鹰并不晓得，法明比他更要吃惊，因法明自出道以来，还是首次没法将“魔佛十式”连绵不断的施展下去，关键在龙鹰的第一脚，解去他第一式，第二脚却令他下一式没法一气呵成的继续。个中情况，非常微妙。

从法明左方冲过来的人，出奇地年轻，顶多比龙鹰年长三、四岁，一袭青衣，头扎文士巾，俊俏清秀，乍看宛如临风玉树，一派风流书生的本色，但龙鹰总感到他散发着妖邪之气。他用的是青光闪烁的长剑，此时剑化数十道寒芒，绕身疾走，朝他直冲过来，丝毫不予他喘息之机，剑法凌厉狠毒。看年纪，他该位列法明四大弟子的末位。

从法明另一边抢出来的却是个高大胖子，骤看似座肉山，但龙鹰偏感到四大弟子中不论武功地位，均以此人居首。首先是掌握不到他的虚实，又感到他灵动如神，在这等兵凶战危的情况下，仍是笑容可掬，若如来赴朋友的约会。到离龙鹰左侧二十步许远的位置，蓦地腾升数尺，足尖往桥栏一点，凌空往龙鹰投过来，肥手一抽，腰带变成长达丈半的软鞭，鞭梢往龙鹰头顶点来，比邪书生的剑来得更快，后发先至。

一下子，两人不但完全封锁了他的进路，且隐然形成紧缠不放之势。

龙鹰哈哈一笑，道：“法明你再不来陪老子玩，老子失陪了。”

说罢竟笔直往后方倾斜下去，胖子的鞭梢立告点在空处。

法明的声音传回来道：“怎会不陪邪帝玩呢？我会念大悲咒超度你。”

龙鹰双脚一撑，炮弹般往后方射去，这是他的独家秘技，纯凭魔劲爆发的动力，迅如雷疾如风，刹那间已脱出可怕胖子和邪书生的夹缠。

他凌空翻身，拳掌齐施，向仓促跃空拦截仍处下方的羊舌冷攻去。大笑道：“仍是我上你下，二师叔真不济事。”

随后而来的三真妙子娇叱一声，从香袖内射出彩带，似暗器般直射龙鹰，取的是他面门必救的部位。

此四人各有惊人技艺，一旦给他们形成合围之势，龙鹰肯定没命。最糟糕的是不知法明到了哪里去，若他在另一边等待，离开拱桥将无异于踏进鬼门关。

“砰！砰！砰！”

眨眼之速，羊舌冷挨了龙鹰三拳四掌，龙鹰不住腾起，羊舌冷则惨被迫落往地面。但龙鹰却是暗暗吃惊，这才算是他首次和“二师叔”正面交锋，发觉他一双手软柔如绵，似若无骨，像两条软鞭多过像人手，故招式刁钻难挡，防不胜防，如果在地面与他缠战，只他一人已非常难应付。而他的内功更是古怪，如波浪冲击，一浪比一浪猛烈，令人难以抵挡。

三真妙子的彩带攻至，今次她学乖了，彩带竟生变化，化作七、八道带影，也不知哪一条是真的。只可惜她没见过龙鹰在易天南府第接枪的惊人手法。否则不会再犯一次刚才被龙鹰借力脱围的错误。

胖子和书生斜冲而上，力图迫他落回地面。龙鹰喝道：“多谢三师叔！”

一脚撑出，踩进带影里。带影消散，变回一条彩带，三真妙子气得娇叱时，龙鹰破空而上，几个翻腾，落在拱桥的另一端。

羊舌冷和三真妙子从仍在空中的胖子和书生下掠过，朝龙鹰杀去。

龙鹰暗呼好险，若他刚才心存侥幸，往拱桥另一边逃跑，肯定是向法明投怀送抱。不过明知法明尚未抵达桥的这一边岸，他亦绝不会从陆岸逃走，因为他正杀得性起，如此难能可贵的机会，有这么多厉害的对手，怎可不尽兴？

此一拱桥，是他最厉害的武器。敌人正被他利用拱桥的特性，牵着鼻子走。

交战至此，只不过十来下呼吸的时间，但已惊险万状，胜败一线之差，龙鹰任何一个失着，都会陷自己于万劫不复之地。偏是他履险如夷，还一副玩世不恭、挥洒自如的气人神态。

龙鹰横移开去，贴上桥栏，然后弯折过栏，就那么贴着桥栏滑到桥底去，以一手吸吸桥底粗糙的泥石面，另一手劈出隔空掌，发出利比刀刃的惊人魔劲，朝首先追到桥底下来的羊舌冷劈去。

当日龙鹰便是以此招，纯凭劲气的锋利切断薛怀义的脖子，胜过刀刃的锋快。

羊舌冷虽是了得，却想都没想过对方似是先知先觉般把他入桥底的时间位置掌握得一清二楚，就在他仍弄不清楚龙鹰在哪里的一刻，对方掌劲的锋芒已割头而来，若被命中，会是脑破命丧的收场。

他也是了得，身子蜷曲直坠，气聚屁股迎上龙鹰早有预谋的招待。

此正为魔种级高手与其他高手的分别，神通广大，到了桥底此一特定环境，其无所不知的感应，令他知敌的异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敌人再难以如在桥面般轻易困死他。龙鹰利用环境，一举把对方以众凌寡的优势彻底扭转过来。

武曩看得准，他要杀法明是力有未逮，逃跑却是绰有余裕。

“砰！”

以羊舌冷这般毕生修苦行最捱得揍的高手，也要痛得闷哼一声，硬被掌劲震得往桥底外抛飞。

龙鹰往另一方移去，空出的一手疾探，刚巧三真妙子借彩带缚着桥栏之力，往下降至，情况与羊舌冷全无分别，龙鹰若要杀她，得手的可能性极大，不过看在

她是太平公主的师父分上，兼之对方又是这么娇艳的女人，实在没法辣手摧花，突破对方护胸的掌影，往她高耸的胸脯抓了一把，五指各注入一道扰她真元的魔气。

“咕咚”一声，羊舌冷掉进离桥七、八丈外河水里的声音传过来，可知这一轮短兵交接的迅疾。

若三真妙子晓得另一边的羊舌冷中招失利，绝不会这么容易着龙鹰的道儿，正因她以为龙鹰正穷于应付羊舌冷的攻势，所以想也不想的降下来，好与羊舌冷前后夹攻，收拾龙鹰，哪想得到羊舌冷被龙鹰一招收拾掉。

龙鹰抓上她的胸脯，不知是否天性相克，她竟没法做出应有的反应，反被他五道魔气侵体，延往全身经脉，且娇体发软，再拿不住彩带，眼看要掉往离桥底近三丈的河水去，龙鹰伸手过去搂着她蛮腰，使了下手法，她如被操弄的傀儡般，急旋起来，被横送开去，迎上刚来到桥底的书生处。

龙鹰手足并用，凭着能千变万化的魔功，迅如鬼魅的退移往桥底的另一端。

书生低喝一声，一手接着师姐丰满撩人的娇体，旋又惨哼一声，全身一震，硬受了龙鹰借三真妙子施展的旋劲，喷出小口鲜血，手再没法运力攀附桥底，与三真妙子变成同命鸳鸯，一起掉往河流里。

胖子此时成功进入桥底，肥猴般往龙鹰倒吊着爬过来，成为目下唯一可威胁龙鹰的人。

龙鹰对这个胖子最为忌惮，知如给他缠死，一俟其他三人重整阵脚，他绝撑不了多久。不过他刚才所有战略，均针对此君而发，胸有成竹。大笑道：“来得好！”

双脚借桥底尽端的斜面用力一撑，炮弹般往大胖子笔直射去。

以大胖子的功夫，也要大惊失色。

他为了要附在桥底，顶多可以双足应敌，可是对方攻的是他胸肩的位置，以双脚对龙鹰全力以赴的双手，等于将老命交往对方手上，当机立断下，双手一推，往河水掉去。

四大弟子，没有一人能避过落水的命运。

龙鹰一个翻身，追着胖子落水去也，任胖子的水底功夫如何了得，怎都比不

上他在陆上的战斗力。而龙鹰却是龙回渊海，凭魔种灵异的特性，水里的整个环境，成为了他厉害的武器。即使法明没有负伤，若敢到水里和他决战，他亦决不退缩。

以道门一流高手沈奉真的厉害，在水里亦要被他手到擒来，生擒活捉，可见水里的邪帝，比之陆上的邪帝，在彼消我长下，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龙鹰插水而入，大胖子正在接近河床处逆流潜游，水底此时伸手不见五指，但他纯凭感应，敌势全在他掌握中。

书生正偕还在发软的三真妙子泅往陆岸，羊舌冷则从另一方顺流往他潜游过来，仍在五丈开外，没法对他构成威胁。

龙鹰心中叫好，脱掉鞋子，魔功爆发，飞鱼般俯冲而下，追上胖子。

胖子不愧高手，回身迎战，倏忽间两人在水底埋身交换了十多招，最后被龙鹰掌心吐劲，催动水流，狠狠撞了他胸腹间的要害一记，胖子喷出鲜血，借势翻滚往一旁，避过了龙鹰侧扫过去可取他性命的一脚。

龙鹰暗叫可惜，不过此时不走，更待何时？羊舌冷已追至近处，书生亦回到水里。

蓦地一股强大至令人难以相信的真气破水袭至，不用说，是法明发出的冷箭。龙鹰连忙催发魔功，从脚底喷出，箭矢般在水底滑行，倏忽间远离战场，险险避开法明的偷袭。



第2章 噩耗传来



如是园外的小码头上，闵玄清刚送走一个客人，挥手道别之际，水声哗啦作响，一个湿漉漉的家伙，先在水里探出双手，抓着码头的木桩，然后借力翻上码头来，在码头两盏风灯的映照下，现出个比阳光更灿烂的笑容，致礼道：“闵大家请恕龙鹰来迟之罪，他奶奶的！差点又失约。”

闵玄清身后的两个俏婢给吓得花容失色，往后倒退几步，闵玄清仍是温文淡定，眉头浅皱，看着河水从他披头的散发和衣服不住泻下，旋即掩嘴娇笑道：“看你弄得人不似人，鬼不似鬼，让人家还以为是水鬼作祟，为甚么弄成这个鬼样子？幸好你还懂得笑。”

龙鹰朝河的远方瞥一眼，目光移往惊魂甫定的两个俏婢，神采飞扬的道：“两位姐姐受惊啦！龙鹰向你们赔罪。”

转向闵玄清道：“原来浸河水这么爽，算是意外收获。我是否该在这里吹干身子才入宅向大家请安呢？请大家先回宅内。”

闵玄清向两婢道：“鹰爷会用我的澡房，你们去预备热水和干衣。”

两俏婢听到用的是她的澡房，均露出诧异神色，当然不敢多问，领命去了。

龙鹰受宠若惊道：“大家的澡房？是不是同一个浴桶？”

闵玄清若无其事地道：“你说呢？澡房只得一个大浴盆。我陪你吧！任你一个人在这里吹风，岂是待客之道？”

龙鹰开始领教风流女冠不讲俗礼的作风，欣然道：“风公子来了吗？”

闵玄清道：“他应该到飘香楼去，不要管他。你还未说出因何要泅水来赴约。”

龙鹰道：“此事一言难尽，简单点说，老子我给法明率领四大弟子围攻，本来我早可脱身，但为了我和大家的未来，嘿！我是指不希望和大家卿卿我我时被人

骚扰，不得不设法伤他娘的几个人，令他们不敢直追到这里来，多花了点时间，请大家体谅。”

闵玄清听得一双秀眸不住瞪大，完全没法掩饰震骇的神情，倒抽一口凉气道：“你在说笑！”

龙鹰笑道：“小子怎敢骗闵大家？，不过法明过了三、四招后便置身局外，只由四大弟子出手。他奶奶的，那个大胖子真厉害，还有个书生模样的人，都是我不认识的。认得的只有羊舌冷那家伙和太平的师父三真妙子。太平的师父还给我摸了一把，希望她不会向徒弟哭诉。”

闵玄清惊异地打量他，好半晌才道：“胖子叫‘笑里藏刀’檀霸，曾在北疆横行多年，是凶名极著的独行大盗，北方武林闻之色变，后来依附法明，更没有人敢碰他。但在你口中，只像个江湖的小角色。龙鹰呵！你可知自己刚干过甚么事？”

龙鹰没有感觉的笑道：“管他的笑容里藏什么东西，这家伙给老子打了一掌，没十天半月休想复元。那书生又有何来头？”

闵玄清瞥他妖媚诱人的一眼，吐气如兰道：“那书生倒没有显著的恶迹，外号‘逍遥生’，姓年名平生，善使长剑，被誉为朝外第一剑手，声名仅次于风公子。如让刚才发生的事传开去，包保轰动天下武林。唉！你怎可能脱身的？还伤了他们。法明为何不亲手对付你？”

龙鹰从容道：“所以我说一言难尽。这些事何用放在心上，我唯一放在心上的，是如何可以得到闵大家的身心。哈！够坦白了吧！全赖闵大家曾鼓励过小子。”

闵玄清现出差点给气死，但又不是真的生气的曼妙表情，道：“玄清何曾鼓励过你？只是爱看你对敌时的神气模样。真的怕了你。”

俏婢回来报上一切准备妥当。

闵玄清含笑笑道：“随玄清来好吗？”转身便去。

龙鹰追上闵玄清，心花怒放的道：“怕了小弟什么呢？”

闵玄清娇笑道：“怕你会在澡堂强来嘛！”

龙鹰愕然道：“大家竟准备和小弟来个鸳鸯共浴。”

闵玄清“扑哧”笑道：“澡是你一个去洗，我只是在旁看。”

龙鹰随她进入如是园的正大门，宛如进入另一个天地，洛阳城像在此刻消失了，可见眼前园林院舍的布置拥有多么强大的感染力，难怪风过庭对此园推崇备至。

穿过门楼，迎面是一面高达丈半，宽二丈的大影壁，灰褐色，上刻精致的浅浮雕，展示如是园的全景。浮雕画直截了当的显示了如是园从附近河渠引水成湖，这个不规则的小湖成了如是园的中心和魂魄，房舍院落依水而筑，既各自独立，又以小湖为共同空间。

绕过影壁，入目是美如画卷的园林和建筑物，庭院开敞雄健，以复道回廊连接起来，穿园过林，曲折高低，予人可居、可游、可思的深刻感受。

沿湖而行，腊梅、芭蕉、芙蓉、紫藤、桂花，与假山、湖石，在别有心思的布置下，成景成图，使人玩味不尽。

龙鹰极目湖岸连绵不绝的庭园美景，赞道：“既空透又幽深，确是不同凡响。”

与他并肩沿环湖碎石道而行的闵玄清抿嘴笑道：“这是不是见色忘色呢？”

龙鹰嬉皮笑脸涎着脸细瞧她道：“若把澡盆移至湖旁，闵大家又和小弟共浴，岂非两色兼备？”

闵玄清吃吃笑起来，放浪形骸，尽显风流女冠的本色，道：“这招叫打蛇随棍上。”

龙鹰笑道：“什么都好！闵大家武技超凡，却深藏不露，强来是行不通啦！只好软语相求。”

闵玄清责道：“你真的不懂女儿家心事，还学人自命风流，该装作懵然不知，那当事情发生时，玄清可扮作欲拒无力嘛！”

龙鹰大乐道：“对！对！你现在只好扮作打我不过，被老子两招三式的收拾了。哈！真爽！”

闵玄清抿嘴浅笑，道：“不和你胡扯。告诉我，你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

龙鹰立叫头痛，苦笑道：“给你一句话收拾掉，玄清大姐又是什么出身来历？在神州拥有天堂美景般的园林，圣上摆国宴不敢漏请你，达官贵人无不向你打躬